

财阀一世的野欲

〔日〕横山季元 著 金永彪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肉肉的搏斗 爱与恨的角逐
恶的较量 荣与辱的厮杀



财阀二世的野欲

〔日〕 山季元 著

金永彪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畅销于日本列岛的著名社会纪实小说。

某日傍晚，德竹教授在豪华的公寓里庄重宣布，他将在两位得意门生中选择一位留做他的事业继承人。德竹教授是全日本最负盛名的建筑学专家，而且身边还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儿。得到继承权就意味着得到了名誉、地位、金钱及美丽善良的成了小姐。于是，两位门徒之间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灵与肉的角逐。

全书文笔优美，人物个性鲜明，情节跌宕起伏、险象环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充分展示了当代日本金钱至上，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吉) 新登字05号

【日】梶山季之 著
财阀二世的野欲 CAIFAERSHIDEYEYU 金永彪 译

责任编辑：姜淑华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21 0000字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9000册	定价：5.20元	

恶人们原本就贪图虚荣，嫉恨他人成功。
而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又有无限的欲望……

——马吉阿·贝利

24004 115

著者简介

1929年出生于汉城。毕业于广岛高等师范学校。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黑色试行车》、《合不拢的海贝》、《恶人的志愿》、《如此复仇》、《恶女的条件》等。

因创作长篇小说《总统刺客》，揭露耸人听闻的“洛克希德事件”，不幸在香港被政界巨头谋杀。

书中人物素描

三井次郎 人称“财阀二世”，第一流工业大学的毕业班学生，一个贪欲无度的青年。他玩弄手段，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德竹良吉教授的事业继承人。家中的巨额财富使他变成视金钱为武器的金钱万能主义者，他勾引岳母，奸淫少女，采用一切手段追逐名利地位，以满足无止境的欲望。轮回世界，物极必反，他的最终结局……

嘉贺俊吉 战火遗留的孤儿，德竹教授宠爱的得意门生，寄宿德竹良吉教授门下刻苦研读，以优异的成绩名列榜首。命运之神注定他和三井成为不共戴天的情敌。毕业之后屡遭三井谋害，处境维艰。后在同窗好友近藤的帮助下以智慧的头脑和顽强的意志再度拼搏，投入正义与邪恶的厮杀，终于东山再起，实现夙愿……

德竹成子 德竹教授的掌上明珠，对俊吉情深意笃，不惜奉献宝贵的贞操。然而，情海多怨事，她陷入三井的圈套，

未和俊吉结为伉俪，却与三井结为夫妻。她备受“财阀二世”的凌辱，却忍辱含垢求生。儿子冬崎的父亲是三井还是俊吉？三井玩火自焚之后她又何去何从？

德竹良吉 工业大学建筑系教授，德高望众的一流学者。只因一念之差，与宠爱的学生俊吉产生纠葛，并让与自己夫人关系暧昧的财阀二世三井与女儿成子结婚，还让他成为自己事业的接班人。只因一时疏忽，断送了自己的名誉地位，葬送了女儿的幸福……

德竹铃惠 为丈夫德竹良吉的名誉地位倍感荣耀，是位虚荣心极强的学者夫人。一步走错，和丈夫的学生发生关系，而且一错再错，不能自拔。最后终因不忍良心的谴责而跳崖自尽。悲乎，喜乎？尽在书中。

佐佐井正惠 中学时代与德竹良吉相爱，战火中鸳鸯离散。但此时已有女儿冬子呱呱坠地，只恨情人远在异乡他国。后来得知德竹良吉另娶新人，忍辱负重以开办酒吧为生，只求女儿长大成人。不期与德竹邂逅相逢，念及旧情藕断丝连，两人暗中来往，终于东窗事发……

佐佐井冬子 德竹与正惠所生私生女，却不知其父乃是德竹教授。她是个相貌出众的时装模特儿明星，舍弃众多青年的爱慕之情，只爱俊吉一人。不幸落入三井魔爪，含恨失却贞操。正待和俊吉结婚时又遭三井暗算，她忍无可忍颠

覆飞车，将青春付与滚滚黑烟。惟有高尚灵魂不死。

近藤荆介 某大建筑公司财东之子。对建筑毫无兴趣，却被父亲强追考入建筑系，屡屡留级，7度春秋方得以毕业。其家境虽较财阀二世三井更富，却是心地纯洁的正义青年。大学毕业后投身记者行列，揭露三井剽窃事件，帮助俊吉重振精神。

岛崎弘子 蜚声日本的模特儿明星。虚荣心作怪，驱使她投入“财阀二世”的怀抱不能自拔。屡遭三井蹂躏，只为虚荣自暴自弃。追求虚荣、毁于虚荣，敲响了勿图虚荣之警钟。

目 录

谁是继承人?	(1)
卑鄙的交易	(15)
初施奸计	(32)
萌动的野欲	(54)
成名的欲望	(70)
败者的苦泪	(90)
大家闺秀与私生子	(119)
阴毒的邀请	(135)
胜者在微笑	(153)
遗落在床上的纽扣	(167)
天涯觅情人	(186)
海岛倩影	(195)
模特儿明星的遭遇	(206)
追逐者与逃亡者	(218)
孤独的情侣	(238)
玩火者	(255)
剽窃案发	(277)
淫乱的结局	(291)
财阀二世的肖像	(309)

谁是继承人？

“俊吉君！”

成子把两只纤手拢成小喇叭贴在嘴边，对着窗口小心地呼唤俊吉。

“俊吉君！”

她又喊了一声，依旧没有回音，却见住在俊吉隔壁的父亲打开窗户注视着自己。

“大清早的，你喊什么？”

德竹良吉教授的眉毛又粗又浓。他伸手绾着灰白的头发，瞪大眼睛望着心爱的女儿。

“啊，爸爸您早，睡得好吗？”

成子仰望着父亲，用甜美的声音向父亲问安。

成子难得这么早就醒来，她穿着睡衣打开窗子。庭院里飘零的树叶告诉她冬天已在不知不觉中悄悄走来。寒凉的空气扑面而来，她正要关上窗，却吃惊地发现庭院的水银灯仍亮着。

“难道俊吉君忘了熄灯？”

水银灯的开关安装在设计室里。嘉贺俊吉两年前开始寄宿在设计室，关闭水银灯的事自然是俊吉每天都要做的。看

来水银灯亮了一夜，她就是为这事叫俊吉的。

“成子，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就不要叫他了。俊吉正忙着搞毕业设计，已经很疲倦了。不打搅他，好吗？”

德竹的话语间虽饱含着对俊吉的关心和爱怜，但却使成子心中掠过一丝不快。

“设计也不是一两天就能搞完的嘛。”

“电费能花多少钱？再说，你闭也行啊。”

“可……可俊吉君最不喜欢我进他的房间。”

“他还是个小伙子，不好意思呗。”

“不是的爸爸。他好象讨厌我，也讨厌妈妈。”

成子娇嗔地对爸爸说。

“好了，不谈这些，该准备吃早饭了，把俊吉叫醒。成子，听见了吗？”

成子穿着睡衣走向洗脸间。她觉得爸爸总是袒护俊吉，站在俊吉一边，这使她大为不满。她突然想起今天是星期天，若有所思地眯起眼睛。浓浓的眉毛，大而黑的眼睛，她的长相酷似父亲。

每到星期天，父亲执教的工大学生必定会来，这好象成了一种习惯。想到傲慢轻浮，叫她讨厌的三井次郎又要来，她心情黯然。

德竹教授见成子走进了洗脸间，便向设计室走去，想叫醒俊吉。宽敞的设计室里齐整地摆放着五六个设计桌，嘉贺俊吉连灯也没闭，趴在设计桌上酣睡着。

俊吉体魄健壮，眉毛粗黑，更有少女一样修长的睫毛。他的睡态着实让德竹教授喜爱。

写字台周围尽是计算过设计数据的纸片，显得凌乱不堪。看样子他是在构思毕业设计时睡着的。

德竹教授轻手轻脚地走近开关，“啪！”一声关掉了水银灯。响声惊醒了熟睡中的俊吉，他揉搓着充满血丝的眼睛抬起了头。

“啊，教授！”

正要关上门走出设计室的德竹教授微笑着踱了回来。

“你又不是没有床，为什么趴在桌子上睡，感冒了怎么办？”

“对不起，请您原谅。”

这时他才意识到设计室的灯还亮着，赶忙伸手按了一下开关，不好意思地扫了教授一眼。

德竹教授扫视着设计室，好象在闻什么气味。

“教授，怎么啦？”

“哦，没什么，夫人总说这里有一种光棍汉的气味，所以……”

教授说完，又用鼻孔吸了一下。

“怪了，我只闻到了墨水和绘图纸气味……”

“对不起。自从上回师母责怪我，我天天都换内衣，而且保证每星期洗一次澡。”

“你不必挂在心上，铃惠本来就有点神经质。”

铃惠是德竹良吉教授的妻子，她在作为倒插门女婿，成为她丈夫的德竹良吉教授面前，总是十分矜持而又娇蛮。

德竹家眼下只有他与妻子及女儿成子三人。家境日益败落的德竹良吉东山再起，兴旺发达，完全是德竹教授的功劳。

然而，良吉教授的飞黄腾达也借助于铃惠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教授赴哈佛大学深造，是铃惠家卖掉一片山林资助了他，使他从一个穷光棍成为引人瞩目的建筑学专家。有恩不报非君子，良吉只好和千金小姐铃惠结下姻缘。

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后，良吉在建筑界日趋活跃，建树甚多。当时的日本还不很开放，出国旅行的人也屈指可数。德竹良吉从美国带回了新的知识，新的设计风格。他别出心裁，新颖别致，拓落大方的设计风格使建筑界为之耳目一新，几乎掀起了“良吉风潮”，金钱、地位随之而来。

德竹良吉从10年前起就出任了工业大学教授，同时也承担一些重大工程的设计。俊吉和三井次郎是良吉的得意门生，两人都做着有朝一日成为设计大师的梦。

俊吉在广岛原子弹爆炸时失去了父亲，不久所有的家产都被转到了叔父的名下。3年前，他的母亲又在广岛的原浦市立医院辞别人世，使他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俊吉无所依靠，只有发奋学习，勤工俭学。一向视人才为瑰宝的德竹良吉教授在细心的观察中发现了他的才干，要他寄宿在设计室里帮助自己，并由自己支付他在大学的学费，俊吉自然也就“有幸”领略教授夫人的骄蛮态度。

一向言语不多，潜心学习的俊吉具有非凡的能力，经常想出一些别出心裁的设计方案向良吉教授请教。教授嘴里不说，却暗自惊叹学生近乎超人的才干。

“该洗脸吃饭了。”

教授说着，捡起地上的一个纸团，随手把纸团打开。他看着纸上的草图，睁大眼睛惊叹——

“哦——有趣得很！墙壁、立柱和横梁都是一样的长度？厚度呢？”

“我按 18 公分计算过，只能盖三层以下，如果是 20 公分就不会有问题。”

“哈哈——好，好。这种设计完全适用于组合式住宅……你的构想非常好！”

“我还考虑到了应该盖得高一些。”

“嗯。地皮的日益短缺，在日本，尤其是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建筑物只能向空中发展。”

德竹良吉教授好象想起了什么，急忙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嘱咐俊吉准备吃饭，尔后走出了设计室。

俊吉望着教授的背影，想起了教授的女儿成子。

我可以和教授坦然地交谈，为什么怯于和成子说话？

成子一向开朗爽快，而对前来做客的新闻记者和大学生们也是心直口快，毫不拘谨。成子比俊吉小 2 岁，擅长各种运动，是大学女子网球队的一员主将。

俊吉洗罢脸走进了餐厅。

“早上好！”

教授夫人铃惠和女儿正坐在餐桌前等候他，德竹教授则漫不经心地翻阅着一本外国杂志。

“俊吉君！”

成子的喊声不禁使他一怔，只见成子正用嬉戏的目光含笑地望着自己。

“昨晚没闭水银灯，是吗？”

“对不起，我……我忘了。”

俊吉低头表示歉意。这时身着华丽服装坐在成子身边的教授夫人满脸愠怒，冷冷地说：

“我说俊吉君，你刮一刮胡子好不好？”

“对不起，我这就去刮。”

俊吉正要起身，教授拦住了他。

“俊吉，不要紧，吃完饭再刮也不迟嘛。你不必拘谨，可以放松一点，随便一点。”

教授说着，抬头望了望妻子。铃惠却仍用嫌恶的目光盯着俊吉，尖刻地对俊吉发着脾气。

“星期天要一起用餐，难道你忘了？睡懒觉，又不刮胡子，这种人恐怕只有你俊吉一个吧？”

“很抱歉。”

俊吉站了起来。

“不要紧的俊吉君，胡子拉碴的有时候还是一种美呢。对吧？”

成子圆睁着秀气的大眼睛，用戏弄的腔调说道。

“不，我刮完胡子就来。”

望着俊吉的背影，铃惠夫人故意提高了嗓门：

“这人怎么这么麻木？难道出身下贱，缺乏教养的人都这样？从前的书生和保姆可是规矩得很，他们和主人一起用餐？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你怎么能这么说？俊吉是我的助手，又不是寄人篱下的书生。”

教授不悦地说了一句。

“可我们又供他吃饭，又给他薪水，真是太优待他了。哼，

助手……”

教授公寓里传来了嘻嘻哈哈的说笑声。俊吉牵着狗停在门口。门口停着一辆红色的二人乘坐的高级敞篷轿车，毫无疑问，又是三井次郎来邀成子乘车出去兜风。

这时客厅的窗户被人推开，传来了三井次郎近乎嘲弄的声音。

“喂，俊吉，又散步去了？”

三井的上衣领上吊挂着一副太阳镜。三井手扶栏杆，居高临下的仪态的确有一种“财阀二世”的风流气派。

“你牵着一條大狗四处游荡，别人才不会以为你在散步呢。”

身材高大，相貌出众且气度非凡的三井次郎是九州最大的财阀的长子，冷嘲热讽，挖苦戏弄是他的一大嗜好。

“三井君，你怎么这么说话？！”

成子不满地斥责三井次郎。和傲慢轻浮的三井次郎相比，她更对沉默寡言的俊吉有好感。俊吉说话不多，给人拒千里之外的感觉。也许这正是俊吉魅力之所在。

“我的话太过分了？”

三井强作微笑。

俊吉欲言又止，牵着狗朝前走去，

“你瞧，俊吉君好象很不高兴。都是你不好。”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三井次郎和成子回头望去，见德竹教授叼着烟站在阳台上。

“没什么，不过是和俊吉君说个笑话。”

“对了，今晚请三井君多玩儿一会儿，我有事和你商量。”

良吉教授望着女儿和弟子三井说。三井眨动着眼睛暗自思忖——

“商量什么事呢？莫非是我和成子小姐的婚事？”

三井的父亲是九州银行的行长，还是电力会社、铁路会社、百货公司、广播公司等几大株式会社的社长，是威名显赫、腰缠万贯的巨富财阀。次郎无可比拟的家庭背景，加上财阀二世的翩翩风度，早就使教授的夫人铃惠大为欣赏，而成子小姐却对三井傲慢浮荡的行为不甚满意，甚至怀有戒心。

和三井一起乘上旅游轿车的成子小姐似乎觉得索然无味，抿着嘴一语不发。成子毫无兴致地望着路边匆匆忙忙的行人，突然两眼一亮——

啊，那个年轻人穿的三色毛衣真漂亮，俊吉穿上它肯定很美。

成子不禁回过头来又望了望。

“成子小姐，怎么了？”

三井把车速减下来问道。

“没什么，只是那毛衣很别致……”

成子心不在焉地回答。

“咱们下车散散步好吗？”

还没等成子小姐回答，次郎就把车停在了路边的大树下面。次郎的武断使成子心中掠过一丝怨愤。今天成子小姐毫无乘车游玩的兴致，是三井生拉硬拽，使她违心地乘上了这台轿车。